

华人频道采访（HRTV）

传承国学之道，弘扬中华精神，助力大国崛起。

华人频道：中国现代化道路应该怎样走，现代化与传统的关系又如何？这是已经讨论了一个多世纪的话题。

杜维明：中华民族能够发展，本身它是一个开放的心理。让世界各种不同的文化资源，都能够孕育我们的灵魂。

华人频道：20 世纪，大批学者提出在对儒学传统现代化转化的基础上走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之路，人们称之为“新儒家”。

杜维明：海洋文明不是说就是把自己的势力范围拓展到海洋就叫海洋文明。而是说海洋文明所体现的一些价值，冒险的精神、企业的精神、创业的精神、开拓的精神，等于是把两个泥人打碎了，然后重新又再塑两个人。那这个我中有你，你中有我。

华人频道：杜维明教授就是第三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20 世纪 50-60 年代的台湾社会弥漫着一种重理轻文的风气，凭着良好的成绩，杜维明原本可以当时热门的理工科专业，然而自少年时候起便对儒家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的杜维明选择了东海大学，因为那里有他仰慕已久的儒学名家。

杜维明：很早，大概就是十三四岁，我当时在中学念民族教育，在台湾，有一个中学老师就说，你们对文化有兴趣的话，我另外给你们开一班，大家讨论一下。那位老师叫周文杰。他说，但是跟你们将来要升大学要考试没有关系。我觉得很奇怪，怎么学东西跟考试没关系？那每一个星期天从一点钟到五点钟，他就跟我们开始先教古诗十九首，提提我们的兴趣，然后开始讲《大学》、《论语》、《中庸》、《孟子》。那时候我感觉到兴趣非常浓，他又介绍我认识他的一位老师，那时候正在台湾的国立师范大学教中国哲学，牟宗三先生。我去听他的课，我觉得很有意思，所以我就决定考大学考东海大学。那时候牟宗三、徐复观在东海大学教书。所以慢慢就走上了，儒学作为学术研究的路。

华人频道：考入东海大学的那年，杜维明十七岁，从此他的人生也不曾与儒学分开。

杜维明：那当然很大的缘，我认为是一种缘分，但是缘有很多不同的意义，缘中间还有相互的默契。缘可能是给你提供了一个条件，但是你去掌握它，你去培养它开发它，这个和你的自觉努力有关系。所以缘可以说是一个火花，你让这个火花能够真正地发扬光大，或者泉水，你能够让它真正地流出来，这个中间要经过很多人的选择。

华人频道：1962 年，22 岁的杜维明获得哈佛燕京奖学金赴美留学。1968 年获得哲学博士

学位。他先后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和加州伯克利分校，1981年始任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和哲学教授，1988年他当选为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1996年始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作为儒家文化在当代的传承者，杜维明考虑的不仅是自身的吸纳和修养，更多的是适合于当下的冲突和表达。

杜维明：最难呢，就是怎么样能够比较平实地把儒家传统的一些信息，能够传播出来。这个信息本身有说服力有价值，通过不同的人来表现，它的信息可能有不同的面貌，但是主要的还是对传统是不是忠实。对它所表现出来的信息是不是能够很平实地说出来。

华人频道：杜维明所谓的平实地表达，既是态度上的忠实与传统，又是方式上的适合于当下。这与新儒家力图在现代中国重建儒家的价值系统，并以此为基础汇通西学，以谋求中国现代化的基本理念相呼应。在新儒家看来，返本开新论本身就是对于传统的忠实，因为儒家文化自古以来就是善于吸纳和融合的。

杜维明：儒家文化是从一个中国的地方文化，比如曲阜一代地方文化，逐渐发展成中国的中原文化，当然它是在一个多元文明发展中间展现出来的。除了儒家，还有道家、墨家、阴阳家、法家各种。然后呢，第二期的儒学发展，从宋代以后，儒家逐渐从中原文化变成了东亚文明的体现，就在日本、韩国、越南各个地方也在发展。经过一百多年它的低谷，进一步儒家文化如果要再发展的话，它不可能只是中国的地方文化，也不可能只是一个中原文化，或者是东亚文明，它一定要和世界其他的大文明互相沟通，成为世界文明的一部分。假如它不向世界文明走，它就不可能成为一个还有生命力还能够发展的传统。

华人频道：尽管儒学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应不应该发展，早已不再是问题，而取而代之的则是如何发展的问题。然而当五四先驱将文化大旗的接住时候，儒学受到了质疑甚至抨击，之后儒学的发展显得谨小慎微。

杜维明：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面，儒家从一个轴心文明的角度看，它的命运，现代命运比较坎坷。有很多中国最杰出的学者，曾经对它进行过非常严厉的批判。以那个为基础，你绝对不能掉以轻心，总是它的阴暗面像一个乌云一样堵在那儿，所以你不可能是照顾它的阴暗面，而随便地就把它的理想性突出来。在这个情况下面，现实感更强，所以无力对我来讲是个很好的考验。

华人频道：无力并不代表着无为。穷 50 年的研究，杜维明在新儒学的理论领域颇有见术，他关于儒学第三期发展和新轴心文明的设想，以及在人文精神、文明对话、文化中国、启蒙反思、全球伦理、东亚价值等领域的讨论，在国际国内的思想届都有很大的反响。这些与现实息息相关的课题，也是对儒家积极入世的传统的继承。

杜维明：因为儒家的传统基本上是入世的，不是出世的，不是在人人世界以外再创造一个纯粹和人人世界没有关系的一个精神王国。它是要面对现实各方面的考虑，它有一个基本的信念就是最高的理想应该在最平实的日常生活中能够体现。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面，从孔子

时代，包括像孟子、荀子、董仲舒，后来像朱熹、王阳明、刘宗周、戴震，像这些学者他们所碰到的困境，在很多地方和我们现在碰到的并不是完全不同，关于人情之辨，人和禽兽有什么不同？异地之辨，真正的道理和只是功利考虑的价值中间有什么分别？文化和非文化之间有什么不同？乃至真正理想的政治，所谓“王”，或者霸道的政治中间有什么不同？这些课题和我们现在面临的课题有很多相类似的地方。因为这个原因，你感觉到是有一个承继性，但是它碰到新的课题。当然现代功利大盛，市场经济各方面，虽然如此，但一个社会如果要能够稳定的发展，它要靠储蓄一些社会资本，培养一些文化能力，除了物质条件以外，还有一些精神价值；除了智商以外，还有所谓的情商或者伦理价值。这些课题事实上是人类赖以生存的不可消解的课题。

华人频道：新儒家认为，无论是内圣与外王，道德与理性的老话题，还是生态环保、社会解体的新课题，儒学都有可供参考的价值，和可供开发的资源。作为一个文化传统，它的价值能不能在现代发展，看的是它对于人类生存中碰到的困境有没有提出一些创建性的回应。

杜维明：儒家的文化如果跟这个人人社会，就是说生活世界，如果脱节的话，它就是一个虚的东西。现在我觉得只要是东亚社会，包括日本、朝鲜，甚至也包括越南和新加坡，当然是文化中国各个地区，人和人相遇，以及隔代之间如何联系，乃至个人和社会如何能够取得和谐，很多最基本的做人的道理，跟儒家文化还有血肉相连的关系。有的时候我们不一定自觉，有的时候我们习以为常，常常跟非东亚文明，比如说和南亚，和西欧、美国的文明相比以后，大家才发现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资源，是属于儒家的资源，这个是实的，这个不是虚，这个就是日常生活中一般做人的基本道理。母亲教给孩子，兄长教给弟弟，或者师长教给学生，这些价值事实上对于西方现在所发展的新的模式，还有它一定的说服力。比如说，最近在波士顿地区，我们有一批学者，大家对儒学和波士顿地区文明应不应该有结合的地方也进行讨论。譬如说儒家突出礼的问题，突出礼让，突出同情，突出个人作为关系网络的中心点，而不是孤立绝缘的个体而已。这些价值不仅是在中国、在东亚，即使在当今的美国，也有一定的价值。美国现在特别突出个人主义，突出法制，突出自由，突出人权，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而且很值得再进一步地发展。但是人权和人的责任如何配合，个人和其他的群体之间如何能够协调，法制和礼让之间如何能够配合，这些也是大家一直在考虑的课题。所以在这方面讲，儒家的资源和现代文明，现代人所碰到的文明有很多的结合点。

华人频道：将儒学研究与现代性及现代文明的困境结合起来讨论，成为近十年来海外儒学研究最为突出的一个主题。并形成了一个以哈佛燕京学社为中心的十分活跃的儒学研究氛围。他们先后提出了从儒家人文精神出发，反思近代启蒙以来的文化问题，新儒家的人文主义、与沟通、对话，以及和平的关系的问题。并对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关系，儒学与人权的关系，儒学与生态的关系，儒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进行了反思。作为其中的代表人物，杜维明教授从个人、社群、自然、天道等不同的侧面，对儒家文化的现代意义进行了阐述。

杜维明：个人本身，你的身体，你的心智，你的灵觉和神明能不能够配合？能不能中和？就是个人的身心如何安顿，感情生命和自然的一种食色性也，如何能够配合？这个大的问题就是儒家传统里面开出来的所谓修身哲学。当这个社会发展得非常娴熟的时候，各种不同的物

质条件，如何能够掌握能够开发？大家都觉得很重要。但是安身立命的问题，和物质条件能够掌握，这个中间有相当大的距离。如何能够在掌握物质条件基础上，对安身立命的一些最核心的价值还能够继续开发，譬如说，开始你需要生存，然后你最好能够小康，能够富，但是人的价值和人的意义，和你的物质条件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富的人可以好礼，但是富的人是不是一定快乐，这是有很大的疑问。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很多最基本的做人的道理，在当今社会，它还可以起非常积极的作用。

华人频道：儒家所考虑的第二个侧面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儒家文化认为：在个人与家庭、族群、乡里，乃至国家、人类社会之间应该有一个健康的互动关系，这样才能够维持一个安定而有人情味的世界。儒家核心的“仁”的思想，为这个健康的互动关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杜维明：在儒家传统里面有个非常基本的信念，因为比较注重同情，叫恻隐嘛，同情。所以它的这个仁，仁爱的仁，是从不忍到仁。所谓不忍的话，你开始不忍自己最亲近的人，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受冷受饿，所以你是一个不忍。但是对于一个路人，有的时候可以不关心的。假如你把你对自己最亲近的人的不忍的那个情，慢慢地向外推，叫推恩，慢慢地向外推，推到家族，推到社会，乃至推到路人，那你的仁，你的仁爱就扩展了。这个等于是说像水位一样，你这个水位如果积得比较高，那它闸门开了以后流出来就流的远。如果水位很低，那你流出来以后，前面有洞，填满了，就流不下去。这个是儒家的一个基本信念，事实上在中国文化中间起着非常大的积极作用。这不是一个简单所讲的温情主义，这是一个人的自然发展，每一个人能够触及到的人际关系的圈圈，要慢慢慢慢地培养，使它扩大。即使不扩大，至少能够到自己的家庭，这样家庭能够安定，这个社会能够有足够的一种社会资本，或者是情的资本，能够让社会维持下去。如果这个社会变成比较冷淡，比较严酷，只是靠法律来维持，这个社会人情味不够，那要能够持之以恒是由很大困难的。

华人频道：个人与自然，个人与天道的关系则是儒家的更深一步考虑。在刚刚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我们目睹了西方文明的巨大发展，也渐渐意识到这发展来自于人类对自然的呼号索取。尽管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西方率先进入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与天人相分的思想不无关联，但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趋于对立的今天，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又可以为我们提供什么呢？

杜维明：第三个就是整个人类和自然能不能够有一种持久的和谐，另外人心和天道能不能够相辅相成，人的日常生活和西方所谓的终极关怀能不能够配合，人是不是有更深的做人的道理和更深的意义。我们存在于这个宇宙，只是为了生存而生存，还是为了更高的意义来创造新的价值。西方文明从十八世纪、十九世纪一个强势的文明，我就叫启蒙，启蒙心态。这个文明是突出自由、理性，突出法治、个人的尊严、人权，一方面呢它是反宗教，另外一方面，它对自然是一种人定胜天，掠夺控制。这个现在突出在中华民族的地区呢，我叫它科学主义。非常强的一种技术官僚的科学主义，就是说任何问题，可以通过科学技术，可以通过社会工程，可以通过理性的选择来解决，这个当然它有一定的优势，它一定说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从宗教到哲学到科学。可是在现阶段我们发现，它又有一些困境，最严重的困境就是人和自然的关系。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儒家能不能够为人类文明提供一个认识论、宇宙论和伦理价值，这个和西方的并不一定矛盾冲突，但是可以互补，可以通过对话互相容忍，互相礼让，

互相沟通，能够开展一个，不说放之四海而皆准吧，就是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一种基本的做人的方向和人类文明能够和平共存的基本的理念。

华人频道：宋儒张横渠在其著作《西铭》中开宗明义，“乾称父，坤称母”。言下之意，宇宙间的万物均是同胞，不仅人与人可以沟通，人与其他万物都可以进行对话。

杜维明：甚至对读书吧，但以前的时候，你看一本书，不管是古人的书各方面，你总觉得是死的文字，你虽然了解它的意义，读书的话就是想办法尽量去发觉它的一些价值，总是把它当作对象，你从来没有把它当作主体、本体。但是后来我念到叫作上有千古，跟古人做朋友，上有千古，我那时当时完全不理解是什么意思。后来我发现读一本书跟交一个朋友一样，你不要认为你就是在读它，而它是沉默的，它不会对你提出任何挑战，因为你完全在读它，它是死的。但是我发现我可以分成两种，一种就是私我，一种是有开放潜力的一种真我。读书的话就尽量让私我所有的偏见，那些误会，这些让它消解，让我的真我跟它对应，就是它常常能够把这个门打开来，看到我自己，常常对我自己发出很多非常严厉的问题。这样发现，这样看起来我在读的这个过程中间就是形成了和它对话，而这个对话会越来越深。那么这样看来说，没有一个文本，以前是读书的书，现在任何一个文本它都是活的，它有很多信息。这个信息不是说就在你脑里面，但是如果你以开放的心灵去了解它，常常我们的大学生在念书的时候，以自己的偏见，以自己先入为主的陈见来强迫书对我提出的问题做出回应。常常它不做出回应我就生气了，就对它批评，对它进行谴责，到后来呢，我是我，书是书。但是经过另一种内外交融的过程，任何文本碰到了，特别是古人重要的典籍，那一定有受用，一定有很大的转化，去知道事实上只是去了别，而知道的意思就是一种创造的转化，它有王阳明所谓知行合一的问题。就是知的本身是一个有转化能力的行，使你的态度，甚至使你的信仰会有所转化。后来我了解到这样一个情况，就是把一个东西只是当作对象来了解、分析、研究那个对象和我中间，总有一段不可越逾的鸿沟。但是如果把那个对象当作一个主体，可是那个主体实际上是和我的主体之间是在进行一种默契，一种对话。逐渐我这个主体会因为和另外一个主体的交融，我的视野会扩大。而且这个视野的扩大，使我的心灵更能开放。

华人频道：对于个人来说，对话是心灵的开放、自我的完善，对于世界而言，对话则意味着一个新的历史起点。又或者说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的形成必须以不同文明的对话为出发点。2001年成为世界文明对话年。

杜维明：将来我们不相信这个世界是一种语言，一种模式。当然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市民社会，还有个人的尊严，这些西方的价值都非常重要。包括关于自由，关于理性，人权，法治，但是除了这些价值以外，公益的价值，同情或者移情，还有礼让，人和人相遇的基本道理。除了权利外还有责任，各种其他的价值在一个复杂的现代社会，比如美国这个社会，大家越觉得重要。所以很多在西方社会已经发展得非常突出的价值，它可能显得有它的片面性，儒家一些很丰富的资源，在西方发展的过程中间，又为他们提供一些新的参照。这个互相学习，互相对话，在这个背景下面，儒家文明所提供的一些资源，不仅值得进一步的发展，而且越来越有它自己的说服力和生命力。

华人视频：这种说服力和生命力反映出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的意义。杜维明坚信，儒学在二十一世纪一定会重生，这种重生绝不是古代儒学的翻版，而是一种创建性的回应，是吸收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多种文化长处的重生，而中华民族的复兴需要本民族的文化来支撑，这种文化应该是儒学。

杜维明：中华民族的在生，现在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经过了一百多年的低谷，逐渐逐渐我们要进入 WTO，变成世界文明的一部分。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间，很明显地，大家已经意识到中华民族的再生是一个经济现象，同时它有政治的含义，甚至有军事的含义。那么现在我们应该问，中华民族的再生有没有更深刻的文化信息。所谓文化信息就是说，中华民族的再生，因为是一个有源远流长的大文明，对世界秩序的重组，能够提供一些什么新的理念？是不是还是根据以前的霸权，我们也成为霸权中间的一个霸权；还是说通过我们的文明的发展，使得世界和平的文化能够更推广，使得世界的新秩序不仅是在一个霸权争夺的立场。而中华民族的再生，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福，应该是人类的福。假如我们走比较狭隘的民族主义或者比较狭隘的文化主义，用窄自信的方式来发展我们文化，在这个情况下面，中华民族的再生是中华民族之福，但不一定是世界之福。我们希望通过理念，中华民族的再生，如果儒家文化有它一定的信息，它是代表人类秩序的重组，社会秩序的重组，一个心的宇宙观，新的和平共存、和平共容的价值的出现。

华人频道：尽管对中华民族的再生充满了信心，但是当一些学者提出东亚发展模式要取代西方发展模式，大西洋要被太平洋所取代，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的时候，杜维明深感不安。

杜维明：我认为这个提法有很大的偏见，而且有很大的盲点。东亚社会作为西方以外的唯一的社会能够充分发展现代化，并不意味着现代化已经是东亚社会的动力，而西欧和美国逐渐逐渐没落，不是这个意思。东亚的现代性的出现，表示唯一地认为现代模式只有西欧和美国的模式，只有唯一的这个模式，要现代化就是西化，这个理论受到了证伪，就是并不能够完全成立了。意味着现代化可以有多元的倾向，现代化可以拥有不同的文化形式。在这个情况下面，多元宗教、多元价值，一定会使得大家更要求全球伦理的出现。就是大家都能维持一个全球伦理的出现。假如儒家传统和其它宗教通过对话，形成了一个全球伦理的价值，现在正在进行了。在这个立场上，中华民族的再生对于全球伦理的形成，如果能够作出贡献，对于和平文化能够做出贡献，所要做的正好不是中国人世纪的观念，正好是中国人能够为世界和平的多元多样创造好的条件，打破霸权枷锁，打破一枝独秀，打破一种语言、一种价值，一种观念统于一切，那个已经僵化的模式。让各种不同的资源，各种不同的文明都能够互相参照互相发展。这样做的话，二十一世纪可以说是真正人类的世纪。

土豆视频：

<https://video.tudou.com/v/XOTlwODI3NzEy.html?spm=a2h0k.8191414.0.0&from=s1.8-1-1.2>